瑞安一日

■叶兆言

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梨花开了，樱花也开了。一直闷家中写长篇，心里憋得慌。杭州陆春祥兄突然来电话，问是否愿意到瑞安走走，去看看春天的油菜花，看看国旗教育馆，看看玉海楼，看看利济医学堂。电话里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甚至都不知道瑞安在哪里，稀里糊涂答应了。

答应后才知道瑞安在温州，温州这地方去过六七次，竟然还不知道瑞安，由此可见自己糊涂。反正答应了就得去，说成行便立刻成行，现如今有了高铁，三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坐在高铁上看足了油菜花，那一片片金黄色，衬着翠绿的柳色，衬着红的石楠新叶，春天的气息仿佛要扑进车窗来。心里却想着国旗的历史，因为写小说，写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我一直都在悄悄地做国旗研究。当年清政府为了别的国家都有国旗，要有点国事活动，要和别国谈判签不平等条约，就不得不依葫芦画瓢，临时找个龙旗代替。这个草率的代替，无非是用一段掌故告诉后人，清朝的龙旗带着浓厚封建色彩。

辛亥革命，武汉革命党人竖起了铁血十八星旗，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曾准备以此为国旗，后来经过反复争论，选定了五色旗。历史地看，十八星旗代表着十八个汉人省份，更有民族独立的意思，而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显然要比铁血十八星更合适。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第二年东北的张学良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为民国国旗。

然后，便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说起五星红旗，瑞安人最得意，因为它是瑞安人曾联松设计的，瑞安专门建了个国旗教育馆纪念此事。到瑞安，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你最好去看一看这个国旗教育馆。国旗里有很多故事，参观国旗教育馆，意味着对中国历史的一次简单回顾。探寻国旗来历，考察它的设计要素，研究国人的国家理念，会发现我们对数字的偏好，对颜色的喜爱，譬如为什么我们都会喜欢五，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红色。

1949年8月20日，国旗评选委员会共收到近三千幅国旗图案，今天大家都熟悉的五星红旗，初选时竟然被淘汰。很重要的原因，原图中那颗大的五角星，有个类似苏联国旗的锤子镰刀。在瑞安的国旗教育馆，看到了当时入围的一堆国旗图案，不得不承认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相比较起来，更好看一些，更耐人寻味；而原图中的“锤子和镰刀”，与别国国旗太像，确实不太合适，把它拿掉，实属高明之举，因此也得到了评委的一致通过。

还是回到数字和色彩上，前面说过，中国人喜欢“五”，喜欢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喜欢方位的东西南北中，喜欢道德的仁义礼智信，五是个很吉祥的数字。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红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它象征着先驱者的鲜血，象征着勇敢和真诚，无论是民国政府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红色都是最重要的色彩。

参观国旗教育馆，情不自禁想起当年沧桑，想起当年那些德高望重的终评委。他们认真选择，最后选定五星红旗为国旗，脑海里会闪现过什么样的念头，他们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在评委名单中，我看到了沈雁冰，看到了黄炎培，看到田汉和徐悲鸿，看到艾青和梁思成。很显然，最后选择是正确的。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评委，如果你有机会选择，又能选择什么，又会选择什么呢？

上午国旗教育馆，下午便是孙诒让的玉海楼。孙诒让是国学大师，上大学时，我对小学十分敬仰。谈不上下功夫，对高邮二王，对金坛段玉裁，对浙江的俞樾和孙诒让，以及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黄侃，都是高山仰止。记得给我们教古文的老师，对于这些前辈名字，经常脱口而出。谈论旧学，肯定要讲师承，饮水要思源，文无一字无来历，赋不千通不作家 。

在玉海楼有副对联：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诒让的父亲和叔叔都是进士，叔叔孙锵鸣当考官，推荐过李鸿章和沈葆桢，可惜孙诒让考场生涯并不得意，屡试不爽，没做过什么官，然而他专攻学术，精研古学四十年，融通旧说，实在是后来读书人的好榜样，起码，在我心目中，他比父辈更有地位。

（发表于《今晚报》2021年4月2日第9版）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名家写瑞安 RUI BAO

孙桥，鸭惊舟过争趋岸

■林新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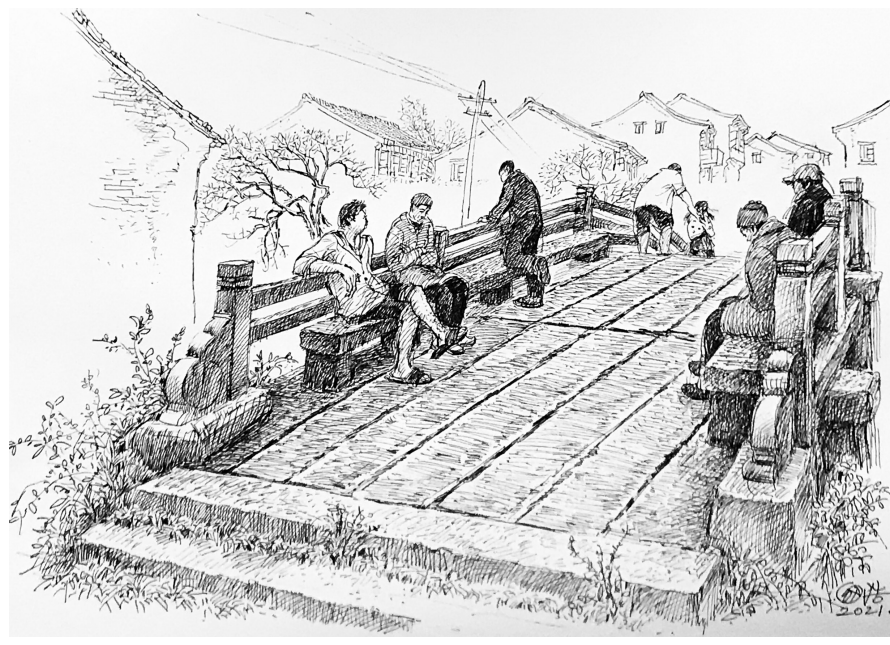
作为浙南著名的水乡，过去的飞云有大大小小桥梁一百余座，孙桥的栏杆桥是其中的佼佼者。

春暖花开的假期，我专程去探访孙桥的栏杆桥。所谓的栏杆桥，即桥梁两边各设坐栏和靠背。这是一座南宋古桥，桥的周边散布着几个河埠头，有的还用水泥建了洗衣板，一幅居家模样。桥头系着一条小木船，围着青石栏杆的河岸，显得整洁，栏杆内虽然是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二层房屋，却也错落有致。桥的南部，竖着两块石碑，细看文字，却极为模糊，抄录如下：“孙桥栏杆桥，建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为五孔梁式石桥，南北跨架，长22.4米，宽3.1米。桥墩各缝并列五根方柱，上端用帽梁石牵固。中孔外侧刻‘时绍兴十六年岁次丙寅七月丙申朔初四日辛未建’题记。保护范围：整座栏杆桥建设控制地带：四周离桥各40米。”这是一块瑞安市政府于1988年所立的石碑。

我问住在桥头的阿文公，到这里的人多吗？阿文公说，没有过去多了，但乘凉闲聊的人还是不少。说话间，屋里冲出两个小孩，蹬蹬蹬跑过桥去。迈步过桥，我在石凳上坐了下来，下午的阳光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记得诗人谢逸有一首《千秋岁》词：“楝花飘砌。蔌蔌清香细。梅雨过，萍风起。情随湘水远，梦绕吴峰翠。”说的和此刻正相似。桥东的一棵楝树长满了果实，正在鸟声里摇曳着，有别样风情。

过桥，就是宝积寺。这是一座千年寺院。清嘉庆《瑞安县志》载：“宝积寺，在荪桥，唐干符五年（878）建，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赐额，元至正毁，复建。”据阿文公说，新中国成立后曾驻过乡公所，办过学校，现在重修为寺院。

南戏鼻祖高则诚曾到过此寺，并留下《游宝积寺》一诗：“夏日如焚渴思烦，登临极目觉心宽。半窗宿雨炎歊散，八面清风枕簟寒。逆旅往来休树下，纡歌远近彻云端。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



（陈国浩/画）

歊，作热气解。枕簟，即枕席。高则诚家离此地大约2公里。一趟游历，竟让诗人写出了名句“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这既是寺院幸，也是诗人之幸。

留诗的还有，蔡其镈，字磬波，又字佩璇，为道光间生员，名医。他有一首《舟行抵宝积寺》：“一棹飘然拟看花，所思不见夕阳斜。鸭惊舟过争趋岸，牛脱犁行渐近家。几处结庐依水竹，有人拄杖话桑麻。停桡欲借禅房宿，小犬当门吠客哗。”在诗中，宝积寺一幅世外桃源的生机模样。另一首《宿宝积寺》：“天迥霜严月满塍，荒鸡寒柝野讴膺。二三里去还乡路，廿五年前旧识僧。回忆流光如逝水，那堪生计尚青灯。一声磬彻云堂冷，似欲招予悟上乘。”他不仅游了，还留宿于此。从诗中看，前后竟相隔了25年，还好，昔年的“旧识僧”还在。两次季节不同，感受不同，诗里侧面写出了二人久别相逢的意外欢喜。

孙桥村，全村有650户，人口不到两千，却有三座千年古寺。据乾隆《瑞安县志》载：“净土寺，在南社乡荪桥，宋宣和间（1119—1125）建塔立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僧并宝积寺，后仍复。”寺在村东。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岁贡曾炳奎，有《净土寺》一首：“路自山椒入，逶迤到释扉。斗然一峰立，寥阔四山围。宝鼎檀烟袅，琉璃佛火辉。钟声犹未息，暮霭转霏微。”诗人从植满山椒的田园，转入此间，蓦然见一峰如斗，四周平阔，钟声清扬，诗人的心显然是喜悦的。

邑廪膳生鲍作瑞，字瑞璇，号璞堂，清朝人。著有《草堂管窥》《璞堂诗稿》等。他的《净土寺》云：“雨余幽壑孤云懒，风动疏林一鸟鸣。此地俗尘原不到，在山泉水自然清。”诗人托物言志，身心清净，是在净土寺得到顿悟吗？可惜历史没有留下方丈的法号。

惋惜的是，另一座始建于宋熙宁元年的锦云寺，已经划入邻村了。

刷白

■李浙平

刷白，就是给居住的墙壁刷上一层白灰。居家求墙白，是为了亮堂，也是为了整洁，在白壁上贴什么，挂什么，一看，一目了然。故而，就有了刷白的行当。

在较早时候，没有独立做刷白的伙计，若是新盖的屋子，刷白一般就由泥水工代劳了，用的是沥灰浆。若是老墙壁，有人喜欢用白油漆，那就只能是油漆工的活了。再若是贴墙纸，就得自己动手糊。再到后来，由于楼房的大量出现，新墙装饰要讲究，就产生了专业的刷白匠。虽然是简单的手工活，看似容易，拿刷子往桶子里蘸满沥灰浆或是油漆，再朝墙壁上下左右不停地刷，但等到自己动手，才知道这也不易。

我在准备婚房时，图个省钱，就买来材料，自己弄。这是照样学样，想着以前看刷白匠的动作，就做开了。刷墙壁容易，使刷子就行，又因为自己画过几幅油画的经验，有时还将刷子当画笔，随性在墙壁上涂抹，如此这般，半天下来，四面墙壁变得洁白，泛着湿漉漉的光。站着朝墙上刷白不怎么累，累的是刷屋顶。这时候，人是必须站在梯子上。家里没有梯子，就只能站在叠起来的凳子上，每次蘸浆一上一下，唯恐摆的凳子不实，摔下来，于是母亲就来扶住凳子。当我将蘸了浆的刷子上举刷顶时，蘸浆多了，浆水就往下滴，弄得手上、臂袖上、地面上尽是白点子。蘸浆少了，刷上去露出一条条干燥的底子，像是国画里的飞白模样。这时却在脑子里闪过所读的米开朗基罗画教堂天顶《创世纪》的艰辛了。好不容易完成了房顶的刷白，待下得凳来，一屁股坐下不想起来，看地面紫红的瓷砖已如梨花点点落满池。

阳光照进房子里，湿漉漉的白壁渐渐干了。原来一片的洁白的墙开始显露出刷白的痕迹，浆多的地方光亮，浆少的地方因了底层的灰色显得不干净，那几处曾被当画笔涂抹过去的墙上更是出现杂乱的刷痕，而房顶则是灰白相杂，恰是一幅被揉皱的纸。这一天的劳而无功，皆因了自以为是的会能做，却忽略做何事得靠本事。未婚妻来看，眉头一皱：“重刷。”

现在刷白用绒滚子，应该省力了，但我不再做了，若需要，找刷白匠，付资就成，刷得匀实，刷得漂亮，刷出本事。我第一次读到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里的“刷子李”，才晓得在天津卫很早就有专门的刷白匠人了。刷子李刷白时必穿一身黑，刷白后黑衣裤上若有一点白浆滴上，不收钱。当徒弟曹小三以为他黑裤子被烟灰烫破之处映出白袜子是浆点落上时，他说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是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哈哈，本事，不学精深，算什么本事。

瑞安老行当 RUI BAO

以笔聚力 逐梦前行

■欧苗苗

这几天，天气虽然炎热，但东山学校教师孙月媚与以往一样，如约来到锦湖街道小区一出租房内，帮助15岁的特殊女孩小莹做康复、教她识字。今年已经是她坚持送教上门的第五年。

早在2018年12月21日，我曾陪同孙老师等一起来到小莹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大眼睛、高鼻梁、皮肤白皙，正值花季的她却是个脑瘫患者，四肢无力，智力发育缓慢，生活无法自理，到了学龄阶段，不能和同龄人一样走进教室读书学习。由于语言发展的欠缺，她一直冲着我笑，笑容是那么单纯、干净。

作为一名跑教育线的记者，我采访过很多学校，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在小莹家我仍被深深地震撼了。没见到这些残障孩子之前，觉得他们离我很遥远，但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静音的。我将那次的探访写成一篇报道《瑞安“送教上门”温暖折翼天使》及后续《特殊的爱给特殊的你》，刊发后引起我市很多热心人士对残障孩子教育的关注，一些人还义务加入对这一群体的帮扶工作。他们凭借的就是那份难能可贵的爱心，只有真正接近，才会不遗余力地对待每一位特殊的孩子。

新闻考量笔尖下的温度，这次采访使我加深了对这句话的认识。而自2017年成为温州市人大代表后，我更能感受到手中的笔是沉甸甸的。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教育的关注也和众多家长一样：幼儿入园、小学摇号、中考政策、填报高考志愿……这些教育焦点、热点话题，我都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时刻关注。很多时候，我不是在与教育局电话联系、微信对接，就是在去教育局的路上，或者是在某所学校的校园里。每年中高考前后，是我神经最紧绷的时段，熬夜、失眠是家常便饭，我要与时间赛跑，甚至凌晨还在教育局盯着中考分数线的划分，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因为全市的中考学生及家长也都在牵挂着此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采写、发布出来。

炽热的人肩负着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着艰辛劳作。媒体记者是我的职务与本分，人大代表是我的荣誉与责任。近五年来，我认真倾听市民对教育的各种呼声，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先后提交了《关于加快建设温州市青少年安全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议》《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学前教育设施布局的建议》《关于迫切遏制校园暴力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自闭症儿童康复及融合教育的建议》等。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又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我将保持初心，多读书、多学习、多实践，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为“青春都市·幸福瑞安”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爸爸的呼噜声

■谢丙其

我是在农村读高中的，马上要进城高考了，爸爸决定要陪我去。那天我们父子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提前一天到了城区，爸爸陪我找到第二天将要考试的考场后，我们在离考点最近的宾馆，开了个标准双人房住下来。

爸爸晚上睡觉打鼾那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夏天。临行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正准备关灯睡觉。我刚刚睡下，就听见轻微的呼噜声，我也没在意，就又睡下了。我刚睡着，就在这时，我被一阵阵打呼噜的声音吵醒了，我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妈妈，她正在蒙头大睡，没有任何动静，又看一眼爸爸，他的嘴唇有节奏地颤动，一定是声音的来源。我听着这一声声呼噜，想笑，但才舒展了一半的笑容又被我收了回来。因为，我想起了爸爸平时的付出。

爸爸四十岁出头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中等的身材，一双因操劳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回想着以往一件件令我难忘的事情：记得我三岁时，夜里发起了高烧，一直不退，爸爸急忙背着我去了医院，直到大夫证明我没大碍时，他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还有一次晚上睡觉，我把被子蹬掉了，隐隐约约感到爸爸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帮我把被子盖上才走。

时间真快，现在我也高考了。宾馆房间里，两张床挨着很近，为了第二天能集中精力考试，爸爸要我早点休息。我笑笑没有说话，其实我是担心爸爸的呼噜声，如果一夜无眠，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状况。坐在床头上的爸爸微笑着说：“你先睡吧，我去趟卫生间。”随即轻轻地把电灯关了。月光透过窗户，悄悄地爬了进来。因为这次有爸爸同行，我在宾馆竟然睡得安稳又踏实，居然一点也没有听到爸爸的呼噜声。考试的时候我特别轻松，发挥相当完美。我的成绩应该比较高，估计比前几次模拟考试要好。

回到家，当天晚上伴着成功的喜悦，我竟睡意全无。晚饭后爸爸就上床休息了，看得出来他非常疲倦的样子。呼呵——呼呵——又听到爸爸的呼噜声了。粗犷的呼噜声，熟悉的呼噜声。

我笑着对妈妈说：“昨天晚上在宾馆，我一点都没有听到爸爸的呼噜声。真的，好神奇呢！”

妈妈也笑着说：“你爸爸怕影响你考试，担心呼噜声打搅到你，整夜一直披衣坐着，根本就不敢睡！你当然就听不到他的呼噜声了。”

社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安福路30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总编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